

干，也许日本真的会彻底灭亡。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嘛”^[7]显而易见，《蝮蛇的后裔》的开篇，主人公“杉”的“想要活下去也许并没有那么难”的总体情绪与武田泰淳战后上海时代的生活实际遥相呼应；正是评传《司马迁》中历史将在空间上绝对持续的思想与《圣经》“启示录”故事的杂糅内化，被作家武田泰淳嵌入了自己战后小说创作的思维框架之中。想要厘清《蝮蛇的后裔》与其前一作品《审判》之间如何联系，与武田泰淳的中国观、侵华战争反省有何关系这一问题，或许我们有必要去深入了解这部小说的情节设置和文学家创作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蝮蛇的后裔》这部中短篇小说的名字，是武田泰淳从《圣经》“马太福音书”中化用而来，含有“罪恶的余孽”或“伪善者”的语义。关于这一点，不仅小说家武田泰淳本人已经做过确切的说明，这也是兵藤正之助、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等日本战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在武田泰淳研究上达成的共识。

三 人物关系之隐喻与战争批判

实际上武田泰淳在1947年创作的小说《蝮蛇的后裔》，并非仅是讲述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畸形恋情并掺杂了复仇情节的单纯故事。因为，在主人公“杉”、“她”和“她”的病丈夫所乘遣返船只尚未到达日本鹿儿岛港之前，小说的末尾出现了一个“杉”与“她”对话的特殊桥段。“‘你还那么地爱着我吗，嗯？’，‘我心情沉重，实在无暇考虑别的问题。’船体发出隆隆的轰鸣声，波涛溅起的冰冷的水花打在我俩的手和脸上。‘是什么让你如此痛苦，是因为杀死

了辛岛吗，还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的丈夫？’，‘是所有的一切，是我自己活在这世间所包含的一切’。”^[8]

“杉”回答“她”所说的“一切”或“自己活在这世间所包含的一切”到底指什么，这或许要从武田泰淳设定“第二个我”这一文学手法上加以剖析。小田切秀雄在评论小说《蝮蛇的后裔》时曾评价说：“虽然作者的这部作品并没有直接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殖民统治的历史设定为主要情节；但是，武田是通过塑造‘辛岛’这个人物去代表了日本权力的形象。这部作品在总体设置上，呈现出作者围绕暗黑时代这一主题，展开小说文本叙述的基本结构。”^[9]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博士岸本隆生，在其1986年出版的《武田泰淳论》一书中，也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探究过《蝮蛇的后裔》中小说人物的象征性问题；他试图洞见作家武田泰淳在《蝮蛇的后裔》中存在的文学隐喻。

如果说，武田泰淳在《蝮蛇的后裔》中设定了“第二个我”；那么，小说中登场的生活百无聊赖、不再纠结日本战败事实和结果的，从事代写书信业务的日本青年“杉”，无疑是最靠近武田泰淳上海时代实际中国体验的人物。假如这一判断可以成立，那么“辛岛”是不是如小田切秀雄所言，就恰恰象征着曾经横行上海的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权力机关呢；这样的疑问，无形中催促着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去解开这对被“辛岛”欺压、忍辱负重夫妇的客观意象的存在逻辑。武田泰淳《蝮蛇的后裔》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同《审判》一样设定在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上海；但奇怪的是，在《蝮蛇的后裔》的主要角色里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两部小说中出现了